



下

将门虎女

• 婉娜莲翩
著

不久之前的她：“我一个公主追你，你居然敢躲？”
不久之后的他：“我现在想追你了，你跑什么？”

撩妹技能爆表的将军
VS
躲闪技能满格的公主

磨铁黄金联赛第二季获奖作品
围绕皇家婚事的种种阴谋与诡计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将门虎女

下

• 婉娜莲翩
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将门虎女: 全2册 / 婉嫫莲翩著. — 北京: 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, 2016.4

ISBN 978-7-5057-3701-3

I. ①将… II. ①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47864号

书名	将门虎女: 全2册
作者	婉嫫莲翩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40印张 631千字
版次	2016年5月第1版
印次	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701-3
定价	4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CONTENTS

第●●●回	边塞人频传草原讯，神计算谋定广西局	001
第●●●回	半百日谋定王位局，天祥瑞大悦帝王心	017
第●●●回	草原春激怒广西将，昭平伯说亲巡抚周	025
第●●●回	升迁史预示广西变，五日计谋定叛乱军	039
第●●●回	天牢计反间天下梦，金银册命断庙堂人	054
第●●●回	与虎谋猊想六宫宠，贵妃心谋定九嫔位	068
第●●●回	姻缘场胜算惟心意，金风露相遇家国谋	084
第●●●回	夺命香一乱年华老，金银册再断朝堂人	097
第●●●回	草原主终返铁勒域，报旧仇鸾凤戏冤龙	111
第●●●回	迟充仪喜逢老年子，诊脉医得窥内宫秘	129
第●●●回	致命毒一死世外仙，孤直臣死劾庙堂人	143



目录

第 ① 回	藺既明接任天官位，浮世間新人換舊人	158
第 ② 回	千金賦為求白頭好，占婚期却知國母命	172
第 ③ 回	杏林手當斷閹羅脉，一折變波及四方臣	186
第 ④ 回	可恨人必有可憐處，人之死重於東岳山	205
第 ⑤ 回	君子言一諾千金鼎，無情人却為重情事	221
第 ⑥ 回	天意卜朝堂奸臣事，丹陛空各凭過海謀	233
第 ⑦ 回	迟德妃譽毀長清子，尘世人難全忠孝事	246
第 ⑧ 回	千日虛名歸天下臣，公正道自在萬人心	259
第 ⑨ 回	一門婚兩國政務事，閻王令一收人間皇	274
第 ⑩ 回	尘埃落情定邊疆事，兩國好不碍一家婚	290
番外		301



第二十回

边塞人频传草原讯
神计算谋定广西局

李劭卿终于带着他的第一军进入广西境内的时候，广西已经连着失去了五座城，叛军首领柏大崢自立为归皇帝，取的是天下归心之意。

李劭卿在中军帐里骂：“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你们的一时呢！除了吃还会干什么！饭桶吗！”

广西守将茅绍均被他骂得抬不起头，终于逮着他中场休息的一个间隙，弱弱地插了句嘴：“您不是要我们不必死守吗……”

李劭卿继续骂：“不必死守和不必守是一个意思吗！听不懂人话吗！叛军是有多少人，战斗力有多强，让你们必须死守才能守得住，不对，连死守都不一定能守住！”

他骂一句，茅绍均的头就低一分，周维岳和蔺既明一左一右地站旁边，各自低着头庆幸自己幸好没有在他手底下当差——尝闻昭平伯脾气暴烈飞扬跋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茅绍均的脸和地面平行，忍了半天又逮着一个机会，弱弱地插了一句：“我们也尝试过反攻，但敌军占据城池后坚守不出，况且城墙高大，都是用巨块石条堆砌，以糯米和蛋清为黏合，十分坚固，易守难攻。”

李劭卿没搭理他这一句，继续往下骂，一点也不消停，压根不听人解释。茅绍均憋了一肚子气，但是因为李劭卿的背景实在不是他能动得了的人，只好自己憋住，毕恭毕敬道：“末将无能，还请爵爷指教。”

李劭卿骂舒坦了，端起一杯茶一饮而尽，很随意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去给我准备五万只布口袋，填满土。”

茅绍均以为他要调兵遣将，结果却得到这么个莫名其妙的命令，于是不怕死地问了一句：“敢问爵爷，攻城为何要准备布口袋？”

李劭卿立刻又破口大骂：“废物！知道自己没长脑子还问什么问！我解释你能听得懂吗！”

周维岳实在看不下去，出来打圆场：“爵爷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，别问那么多问题，还不快下去准备。”

茅绍均如蒙大赦，行了个礼就灰溜溜地跑了出去。

周维岳道：“李兄不是在路上已经料到了他们必然守不住城池，还特意嘱咐了不要硬守吗？怎么还如此大动肝火？”

李劭卿轻哼一声：“一口气丢了五座城，这次不骂一骂，下次他们就敢丢五十座，这帮兵就是给脸不要脸，我担心他们伤亡过重才不让他们死守，结果他们还真心不客气，居然一个伤亡都没有。”

周维岳缓了口气，又问：“那你让他们准备口袋，又是为何呢？”

李劭卿连看一眼都懒得看他：“过两天你就知道了。”

其实李劭卿的想法很简单，既然城墙高大，攻城梯高度够不到，那就找东西垫脚再架梯子好了。

七日后，五万只装满泥土的布袋垒在了方城的城墙下，那守将在指挥士兵垒布袋的时候，总算明白了李劭卿的意图，接下来的流程就简单多了：垒障碍、架云梯、攻城，直直攻了一天一夜。

没攻下来。

攻城的将领又灰头土脸地带着战败的兵从前线撤下来，灰头土脸地站到李劭卿面前去，自觉地准备接受第二轮狂轰滥炸。

但李劭卿居然没骂他，说实话他自己心里也有点吃惊，本来以为是土匪叛乱，没想到人居然是有点真本事的，根据锦衣卫送来的情报，归皇帝柏大峰还在他的发家之地康城住着，并没有跑方城来指挥战斗，看来叛军里也是有那么一两个英才的。

不错，有点意思。

次日，周维岳亲自披挂上阵，带着第一军去进攻方城东关，准备先将城池撬开一个口子，再大举进攻。大央的王牌部队在前几日嘲笑广西守将嘲笑了

个够，早就铆足了劲准备去大展身手，进攻时十分勇猛，就连周维岳都身先士卒，带头爬上了云梯，结果城内叛军也十分勇猛，而且不知道是谁负责了周维岳爬的那架梯子，竟然将梯子生生给掀翻了，周巡抚自由落体还被砸了个正着，吐着血被人从战场上抬了下来。

茅绍均抑郁之余，还有点幸灾乐祸：对，我是不行，可你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到哪儿去。

李劭卿将那倒霉催的守将含义万千的眼神记在心里，亲自骑马去绕着城池走了一圈，收到了城中军表达慰问欢迎的石头火弹一大堆。回营的时候，蔺既明来报周维岳已经醒了，除了断了两根肋骨之外，并没有致命之伤。

李劭卿去周维岳的营房里探望他，周巡抚脸色苍白，握着李劭卿的手忧心忡忡：“叛军如此顽固，这可如何是好。”

然而李劭卿却并没有如何忧虑，他在周巡抚手上拍了拍：“半个月之内，必定拿下方城。”

周维岳苦笑了一声，对于李劭卿如此狂妄自大的想法，实在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他走后，周维岳问蔺既明道：“听说他今天去前线了？”

蔺既明点了点头：“不过没有攻城，只是绕着城走了一圈，还差点被叛军用火枪打中。”

周维岳更加悲观，哀哀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他回来有没有做什么安排？”

蔺既明道：“他让守将带了三千个兵去城墙下挖沟了，还让士兵紧贴着城墙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周维岳一下坐直身子：“挖沟？”

蔺既明一头雾水地点了点头。

周维岳激动起来，拍床大喊：“快快，快拿一份地形图来与我看看！”

方城北面不到百里处有一条河，因为常常有年轻姑娘在河边浣洗衣物，故而被当地人称作“姑娘河”，而方城正好处在姑娘河的下游，城池位置很低，一旦开闸，那城中必定会成为一片汪洋，这个战略举动在兵法上有个专业术语，叫作“水攻”。

周维岳仔仔细细地看完了那张图，心悦诚服地叹了口气：“昭平伯能有今日战绩，果然不是浪得虚名。”

他说着，将李劭卿的用意跟蔺既明详细解释了一遍，最后道了一句：“叛军这下要倒霉了。”

方城的城墙虽然能挡人，却不能挡水，城外的大水很快渗进了城内，叛军挖了东土补西墙，随着日子一天天推移，就连城墙的地基都被泡透，显出一副摇摇欲坠的倾颓模样，叛军看着这幅惨状，抑郁得无以复加。

李劭卿拿了单筒瞭望镜瞭望城头，志得意满地对身边的守将说了句：“这么容易都攻不下来，无能。”

茅绍均闭着嘴一言不发：行行行，你厉害，你厉害你把城池攻下来再说。

李劭卿却笑了笑：“不着急，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那三天之内，方城必然会派出使者离城求援，到时候你让兄弟们放行那个使者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等他走了之后，立刻集结大军，隐蔽在赵城和方城的必经之路上。从今日起，严禁所有将士离开兵营一步，谨防消息泄露。”

茅绍均表示怀疑：“爵爷如何得知叛军会往赵城求援？”

李劭卿用鄙夷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：“叛军已经独木难支，即将破城，难道会放过距离最近的赵城，绕远路跑康城去求援？你这样的脑子，是如何当上总兵的？”

茅绍均：“知道了，属下遵命。”

所以说领导就是有水平，茅绍均命人放走那批使者的次日下午，锦衣卫来报，赵城拨了一万人，正星夜往方城而来。

李劭卿装模作样地拿了把羽扇摇着：“封路！拿火枪，一个活口都不许留。”

蔺既明道：“不是带了炮吗？”

李劭卿看了他一眼：“他们不知道我们带了炮来。”

蔺既明莫名其妙：“那不正好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吗？”

李劭卿笑了笑：“这不过是我们攻的第一座城罢了，重头戏还在后面，何必要大材小用，露了底牌。”

说来也合该叛军倒霉，驻守方城的敌军守将上午得知赵城已经派人驰援，还没高兴完，下午就听说了一桩惨事——东关城墙因为被第一军重点攻击过，城墙破损，又被大水泡了这么多天，地基下沉，城墙塌了……

好了，这仗没法打了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李劭卿收到了叛军守将派人传来的密信，洋洋洒洒写了满满三页的场面话，深刻检讨自己因为一时失误而走上不归路的错误决定，并且指天指地地表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请求李劭卿放他一条活路。

蔺既明看完了那封信，矜持道：“既然有意改过自新，要放他一马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得拿出点投降的诚意来，我看不如这样，爵爷，你让他交代一下康、赵、谒、靳四城的防御情况和城池弱点好了。”

李劭卿欣然同意，亲自写了回信，让使者带了回去。

看来那守将的确是有投诚的意思，傍晚收到李劭卿的回复，半夜就马不停蹄地回了信，不仅交代了蔺既明问的，连没问的都全部倒了出来，什么兵力设置啊，暗哨埋伏点啊，还友情赠送了一张地图，标注得清清楚楚。

李劭卿捧着地图，情真意切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幸亏他不是咱们这边的，不然有这么一个墙头草，鬼才能打得胜仗。”

远在京城的皇帝收到了李劭卿寄来的第一封战报，上面详细记载了方城之战的经过结果：以受降名诱其出城，伏兵，尽灭叛族。

投降？早干吗去了？

“都说杀降不祥，来日若有机会，你还是要提醒他一句。”太子将战报交给九公主时，顺口提了这么一句。

九公主一目十行地浏览完战报，看到结尾处，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：“倘若那些人在激战正酣的时候投降，不论是因为识时务，还是不想让自己的兵士白白送命，他自然会给他们应有的尊重，可像如今这样，敌军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不得不投诚的，便没有可以被尊重的理由了。”

太子笑咪咪地看她：“你对昭平伯倒是很了解嘛。”

九公主颊上一红，将战报合起来，又交还给他，强作镇定道：“我只是曾经与他一同领过兵，仔细研究过他的作战风格罢了。”

太子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：“对，我还记得之前你从三屯营回来后，与我沙盘推演的风格大变，看来也是从昭平伯处偷师而来。”

九公主很镇定很冷静地道：“昭平伯于兵法一道有大才，与他相处，总是能让人受益匪浅。”

太子继续点头道：“难怪你如今的行事风格与他越来越相似。”

九公主：“……”

太子促狭地笑了一下，善良地转移了话题：“近来可曾见过那日松？”

九公主摇摇头：“你揽政后不常在东宫，为了避嫌，他很少再过来了。”

太子道：“你下午若是没什么事，去昌平宫看看他，他近来有点过于安静了，让我觉得很放不下心。”

九公主了然地应了下来，并且很行动派地去找那日松一同用午膳，她迈步进昌平宫的时候，一个小太监正匆匆从内室出来，看见她，急忙跪拜叩头，大声道：“奴才叩见公主殿下！”

那日松闻言，从内室迎了出来，神色有着些许不易察觉的肃杀，似乎是刚刚斩下了一个人的头颅。

九公主盯着他的眼睛仔细看了看，落落大方地发问：“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”

那日松很快便收拾好了自己的情绪，微笑着将她迎进内殿，所答非问道：“来年三月，便又是我们铁勒一年一度的四季节了。”

九公主点了点头。

那日松又道：“你可还记得我与你提过的红狐皮？那便是我在四季节上猎到的，距今已经有十来年了，不知道当初教我射箭的奴隶是否还安好。”

九公主道：“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

那日松笑了一下：“自我入长安以来，铁勒每年派使臣朝觐，从来没有一次问我过得好不好，也从没有一次提出见一见我的要求。”

九公主看着他微笑的唇和明显落寞的眼睛，有点于心不忍，抬起手在他手臂上拍了拍：“如果真的想回去，便上道奏折给父皇，请求回铁勒探亲吧。”

那日松却摇了一下头：“现在还不到时候，不过……应当也快了。”

九公主与他面对面落座，那日松的目光抚摸过她淡妆素雅的眉眼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好久不见，似乎从太子殿下揽政以来，我便再没有见过你。”

九公主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为何不去看我呢？”

那日松道：“你不是也没有来看我吗。”

九公主对他摊了一下手：“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

那日松却笑了起来：“是因为太子殿下吧。”

九公主愣了愣，没有说话。

那日松道：“我近来也没干什么大事，该做的已经做完了，现在只需要维持住原样就可以，我与太子之间的约定照常，起码是在我这里，并没有出什么问题，你这么告诉太子就行了。”

九公主道：“你果真是一点都没变。”

那日松刚刚的落寞情绪已经收了起来，眉目温和：“除此之外，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别的理由，能让你屈尊来此了，不过即便是这样，我也很高兴，你还愿意来见我。”

九公主有点受不住他这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下意识地偏头躲避他的目光：“你我又没有结仇，我为何不愿见你，更何况你先前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，我是来讨债的。”

那日松摆了摆手，道：“那件事，现在不需要我出面了，太子殿下已经足够能应付，更何况……听说贵妃娘娘出手了。”

九公主吃了一惊：“我母妃？我母妃怎么了？”

那日松道：“迟婕妤复宠了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九公主皱了皱眉：“迟婕妤复宠，与我母妃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那日松叹了口气，轻轻摇头：“你当真是不合适在这个宫廷里久居，空长了这些年，竟然连一点心眼都没长。”

九公主掩口笑了起来：“我原本就没打算在宫禁中长久居住，若非到现在还待字闺中，那我应当早就离宫建府了。”

那日松的眼睛又盯在了她脸上，语带试探：“住在长安和住在宫廷又有什么区别，既然有心，不妨就走远点。”

九公主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垂下了眼睛：“不知道何时才会实现的事情，何必计划得那么好，届时不知还会出现什么变故。”

那日松点了一下头：“我若是个君子，便应像傅大人一样，觉察出你的心意，便提早抽身，免得彼此纠缠不清，失了往日情分，可我偏偏没有那样的心胸，只好作茧自缚。”

九公主没有说话。

那日松又问道：“你愿意随我回草原吗？”

九公主对他微笑：“如果我父皇同意，那我自然不会抗旨。”

那日松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：“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果然贪欲太多，便易成魔。”

九公主沉思了一会儿，忽然“扑哧”笑出声：“我一直拿你当朋友看待，方才想象了一下与你做夫妻的情形，竟然觉得荒谬得紧。”

那日松看着她微笑：“可是你不要以为你这样说，我就会放弃。”

九公主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行色匆匆的小太监：“我今日来见你，可不是来与你讨论这个问题的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”

那日松点了一下头：“你问。”

九公主瞧着她：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？”

那日松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“好吧。”九公主没有再强迫他一句话的承诺，直接问道，“你方才说你快回去草原了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那日松道：“字面上的意思，草原给我传了一些消息，我推断了一下，觉得我应当快要回去了。”

九公主道：“你在草原上有眼线？”

那日松点了点头。

九公主没想到她随口一提竟然能问出这个结果，立刻又追问道：“那么，从边关帮你传消息来长安的那个人，是谁？”

那日松不说话了。

九公主道：“我又不会毁掉你的计划，也没有打算要毁掉你的计划，何必瞒着我？”

那日松松开紧抿的唇角，对她笑了一下：“我只是在为那个人考虑罢了，或许被你知道了，又是一场无妄之灾。”

九公主吃了一惊：“那个人，我认识？”

那日松慢慢地点了一下头。

九公主脑子里一瞬间过了上百张面孔，她认识的，也认识那日松的，而且还能为他从边关取来情报。

只有三屯营的人，而且还得是位品阶不低的军官。

她低声发问：“许英，还是郑之平？”

那日松不回答，反而问道：“这个答案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”

九公主想了想：“并没有十分重要，只是我自己想知道罢了，三屯营的人，毕竟我曾经与他们共生死。”

那日松道：“那人的确是三屯营的人，你的确也认识，而且十分熟悉，具体是谁，等来日尘埃落定了，我自会告诉你。”

九公主表情一分凝重起来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了一个名字。

那日松惊讶地看着她，想开口解释什么，但九公主却打断他，道：“你只需要告诉我是或不是。”

那日松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
九公主仓促地笑了一声：“真是让我吃惊，你们本应该有不共戴天之仇。”

那日松道：“那都是国事，单纯就我们两人而言，并没有私仇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。”

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果然所言不虚。”九公主疲惫地揉了揉额角，“你们是什么时候达成协议的？”

那日松道：“在我第一次来长安的路上，有一位长者为我们做了引荐。”

九公主感觉自己仿佛被雷劈了一样：“长者？”

那日松点点头：“如你所想。”

九公主只觉得自己的思维都停住了，这件事简直推翻她过往的所有认知，只呆呆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各取所需。”那日松笑了一下，“只不过我的目的是一己私利，而他却是于家于国。”

九公主又问：“那么……昭平伯，他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那日松又点了一下头。

九公主发出一声无意义的哼笑：“他还曾经向我保证，的确没有什么瞒着我的了，到头来却隐瞒了这样大的一件事，这么几年过去，我竟然一无所知。”

“这件事对你并没有什么用处。”那日松道，“所以你并不需要一定要知道，况且倘若我们有心瞒你，今日便不会再对你说这些话。”

九公主道：“那么你在皇宫中所做出的那副放浪形骸、夜夜笙歌之态，都是

惺惺作态吗？你那天酒后调戏我的婢女，也是演给我看，借此引起我注意的？”

那日松没有否认，只道：“他曾经请求我尽力帮你。”

九公主笑了一声：“帮我？”

杭子茂最近在军事学院里日子过得很滋润，毕竟卫国公的威名尽人皆知，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杭子茂作为“帝国双壁”之一，他的作战思路也是被编入教科书的典范，以供军事学院的学子们仰望的。再加上国子监的人事安排不受官场政坛的影响，故而小杭虽然官场失意，却并不影响他在书院里混得风生水起。

因着九公主的关系，杭子茂也喜欢用沙盘推演的方式来授课，他在蓟、辽打的几次战役都拿出来情景再现了一遍，还深入解析了一下铁勒与大央的军事关系。

他正讲在兴头上，后排忽然有人提问：“依杭司业之见，大央与铁勒可有握手言和的一日？”

那道声音有些低哑阴柔，还有几分熟悉，像是刻意改变了声线一样。杭子茂心里疑窦顿起，眯眼凝神看了看，那人相貌普通，然而他却大吃一惊，急忙走下来。

那人又道：“请杭司业释疑。”

杭子茂顿住脚步，道：“铁勒与大央已经握手言和了。”

那人又问道：“铁勒与大央交战日久，您的战友和部下大多殒命于铁勒之手，你情愿就此止戈，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的机会？”

杭子茂极轻地皱了一下眉：“报仇雪恨？我向谁去寻仇？寻常军士还是铁勒将军？照此言论，铁勒是不是也应该向我来寻仇？两军交战，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可我们各自为国而战，又怎么能说对方是错的呢？”

那人道：“以贪欲之名发动的侵略战争，难道是对的吗？”

杭子茂叹了口气：“那这份罪名，就应当由铁勒可汗来承担，并不能责怪那些军人，他们只不过是服从命令罢了。”

那人轻哼一声，不再说话了。

授课结束后，杭子茂寻了个僻静处拦住她，语带责怪：“你怎么又出宫了？”

承钧从暗处走过来，呈上一块手巾，九公主接过来，将脸上的伪装擦去，

露出原本的容颜：“有一些事情前来问一问你。”

杭子茂道：“与铁勒有关？”

九公主笑了一下：“我与那日松一同用了午膳，他告诉我一些事情，让我觉得很惊讶。”

杭子茂揉了揉额角：“什么？”

九公主看着他：“看你这个反应，是打算继续瞒着我了？”

其实杭子茂是真没反应过来，还皱起了眉，有点不悦：“我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事。”

九公主更加不高兴，转过身来面对着他，板着脸问道：“你帮那日松传递消息的事情，还想瞒我多久？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很不喜欢被人瞒着？”

“原来是这件事。”杭子茂恍然大悟，“我没有刻意瞒着你啊，以那日松的行事手段，如果他有心瞒你，怎么可能被你看出端倪，还能来质问我。”

九公主道：“铁勒可汗快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他或许很快就会回草原去，所以才故意露出破绽让我起疑心。”

杭子茂有点无奈：“好吧，现在你知道了，又打算怎么样呢？”

九公主愣了一下。

杭子茂道：“所以我真的不是有意瞒你，而是觉得这件事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，你也不需要关心这些。”

九公主却道：“你错了，茂哥哥，先前的确是与我没什么关系，可是那日松都已经将这件事告诉我，你以为它还是与我毫无牵扯的吗？他那个人，从来不会走没有意义的棋。”

杭子茂皱起眉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九公主冷笑一声：“想必是有什么事情，需要借我的身份行事。”

杭子茂立刻想到了一件事，道：“他对太子不放心。”

大央并不是一定要与铁勒修好，在拥有同等军事实力的情况下，可战可和，所以那日松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，而大央也并不一定非要帮助他争夺汗位，因为那日松明显不是甘当傀儡的人，太子想要通过控制他来控制铁勒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
而现在铁勒可汗有恙，关于汗位的争夺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而草原上有